

1921—1937

兒童文字選集

本 社 编



兒童文学資料

1921—1937

兒童文字選集

本社編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21—1937 儿童文学选集

本社編

楊善子裝幀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3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1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文10011（成）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7/16 插页 2 字数 252,000

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R10021·2713

定价：(9) 1.3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說明

本书是1921年到1937年間兒童文学作品的一个选集。其中一部分作品，已由我社另外編成《旗子的故事》，作为少年兒童的文学讀物出版。

过去，我們研究兒童文学的发展状况很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这一課題的忽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資料。党成立以后，一直重視兒童文学工作，把兒童文学作为培养革命后备軍的有力武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党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先后創办了革命兒童刊物《小孩子周刊》、《济难兒童》。同时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刊登兒童文学作品，彭湃同志的新童謡《田仔罵田公》、蔣光赤的《十月革命的婴儿》，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儿歌創作和戏剧活動蓬勃地开展起来；在白区，許多革命文学刊物如《前哨》、《拓荒者》、《文学月报》、《北斗》、《新地》等都刊登了一些兒童文学作品，《大众文艺》还辟有《少年大众》等栏。許多革命作家如郭沫若、应修人、洪灵菲、柔石、馮鏗等都写过兒童文学作品。

本书所編选的是一些进步刊物所刊登的兒童文学作品，为兒童文学理論工作者提供研究这一时期的兒童文学状况的資料。同时，也給兒童文学作家提供創作的借鉴。

这些作品的作者中有个別人在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但是因为其作品在反映当时的生活和斗争，以及說明当时儿童文学創作状况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所以还是收集在内。

苏区歌謡和儿童戏剧是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苏区儿歌已經大部分編选出版，所以沒有选入。苏区儿童戏剧則至今沒有搜集到。此外，一些篇幅較大的作品，或者已出版了單行本的作品，也沒有选入。

本书各篇作品的次序，是按照作品的創作或发表時間的先后排列的。

“五四”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作品（詩歌、小說、童話、戏剧等）和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論文章，数量是不少的，但是散失的也很多，我們正在繼續发掘搜集。当然，要做好这一工作，还必須依靠关心儿童文学的同志的大力帮助。我們懇切地希望同志們提供儿童文学資料及其线索，如果藏有儿童报刊书籍，请即与我們联系。在掌握了大量資料之后，关于儿童文学的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开展，这不仅可以帮助我們了解我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且可以让我们从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促进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繁荣。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关同志也参加了本书的編輯工作；在編輯过程中，其他学术单位、图书馆在提供資料方面给了很大的帮助。我們謹向他們致謝。由于我們水平和見聞的局限，在編选注釋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请同志們指正，使本书經過补充增訂，編选得更为完善。

編 者 1961.7.

• 11 •

目 录

出版說明.....	1
白旗子.....	程 生 1
劳动节歌.....	彭 湃 8
田仔罵田公.....	彭 湃 9
十月革命的婴儿.....	蔣光赤 11
瘋儿.....	蔣光赤 16
陆方的梦.....	筱 芝 27
敬贈与劳动童子团的革命礼物.....	凌少然 29
爱国歌.....	小 刘 31
一只手.....	郭沫若 32
小人儿.....	胡也頻 64
小丰.....	戴平万 78
女孩.....	洪灵菲 95
两个童話.....	六 弟 101
給我們需要的.....	董每戡 107
人間杂志.....	柔 石 118
編給少年讀者的故事.....	阿 英 125

天下洋楼什么人造	欧阳立安	181
少年先鋒	陳正道	182
小阿強	馮 錸	184
血在沸	柔 石	140
旗子的故事	應修人	147
金寶塔銀寶塔	應修人	154
游戏	白 韦	165
碼头上	沙 汀	168
瓦西庆乐	蕭 三	178
帝国主义底狗	蔣本沂	182
蹄下	于 伶	194
三个(上海的)搖籃歌	蕭 三	207
打磚歌	溫 流	220
卖菜的孩子	溫 流	222
两个孩子	陳白尘	224
坏傻瓜	田 閻	251
哥哥	胡 帽	252
天未明	白 曙	255
小三子	叶 流	258
大鼻子的故事	茅 盾	261
小立子的悲哀	石 灵	284
搖籃歌	蒲 風	289
寒假的一天	叶圣陶	292

新催眠歌	温流	310
小玲妹	草明	312
儿子开会去了	茅盾	323
没有祖国的孩子	舒群	330
血祭	温流	352
忌日	宋之的	355
商都的最后一课	董宁	366
不屈服的孩子	林珏	377

白旗子

程生

一个孩子，名叫二儿，有十一二岁了，穿着件小学堂里制服，他一喘一喘的哭个不休，好象遭了什么很伤心的事似的。

一位太太——他的娘——拉着他的小手，脸上带着极和藹的颜色，在那儿安慰他。“好孩子，不要哭了，你打什么地方来呀？大哥呢？为了什么，这般伤心，受了人家欺负吗？对我說，好孩子，不要哭了。”

二儿：“沒……沒有人欺负我，大哥还……还在天安門呢，我是剛打那儿回来的。”太太：“那你为什么，这般伤心哪？”

二儿：“他們說，日本人要来强占我們的青島，我們中国要亡了。”

太太听了二儿的話，不懂得他的意思，楞住了。半晌：“讲什么話？日本人要来强占我們的青島，我們中国要亡了？”太太她笑了一笑，又說：“蠢孩子那与你有什么相干哩，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大事，这般伤心呵。不要哭了，你爸爸一刻就要回来了，他看見你哭，他可又要罵你了。”

二儿：“学堂里老师說，日本人強占了我們的青島，我們中國就要亡了，我們都要作日本人的奴隶了，我們的家也要沒了，日本人还要把我們做魚做肉的，吞下去哩，您說駭怕不駭怕。”

太太：“那儿來的話，你不要听他們野扯，你大哥在天安門，做什么啦？”

二儿：“大哥在天安門，跟好多大学堂里的学生，在那儿开会哩。——有好几千人都在那儿，有演說的，有哭的、也有喊的。手里都拿着白旗子，旗上写着‘还我青島’，有的写‘同胞快起来，中国要亡了’，又有写的是什么‘杀卖國賊’。大哥也淌着眼泪哩，他看那里人多，他便带我从人丛里挤出来，叫了部洋車，送我回来，他还在那儿看哩。”停着又讲，“我看他們哭，我心里怪难过，我回来看見了您——娘，我更是忍不住要哭了。”

太太：“你这孩子真傻，这算什么呢，好了，你歇歇罢。”

老爷回來了，油黃面皮，仁丹胡子，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拿着手杖，臉上顏色很难看，好象同人家鬧了气似的。进了房門，嘴里就說：“这还了得，京城里——大總統轎轂之下，竟敢如此胡鬧，还成个世界嗎？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太太看她老爷这样发气，不知为了什么，連忙喚女仆起茶，又忙問她老爷：“老爷，什么事？这样动氣？”

老爷：“渾蛋……渾蛋……这些东西还了得，一点儿王法都不顾了。”說着他一对豹子眼睛，黄亮亮的眼珠直瞪着，气嘘嘘的，胡

子只掀动。坐下，从烟盒里取了只雪茄，呼呼的乱抽。

太太：“您到底为了什么？二儿刚才回了，哭得象泪人似的，我問了好半天，还不明白。您回来，又这般发气，您到底为了什么？您父子俩，今天在外边不知招了什么邪，叫我看着真是好笑。”

老爷：“招了邪？我剛才同部里的一班同乡，在公园里开欢迎会，欢迎章仲和章大人，待了好一会，只不見到，继而有几位后来的，說章大人今天恐怕不能来了，他說他看天安門前面，有好几千学生，在那里聚会，堅着大白旗子，旗上写卖国贼，又写着曹大人、章大人、陆大人的名字。章大人准不能来，若来了，必定有危險的。于是大家就主張打電話給他，請他不必来，改日再开会欢迎罢，他們也就散了。一刻我便打公园出来，果不是的，那些学生手里都拿着白旗子，如同雪片一般，在天安門前头站着，人声嚷成一片，不知道要怎么鬧才好。我看見旗上写着些什么‘爱国’‘杀卖国贼’，又有些什么‘还我青島’‘同胞快醒’，一起的話头。我看这班学生，真是无法无天，現任的总长——公使——总裁——都敢如此的罵，还成个世界嗎？”

太太：“呵！您又看見了什么白旗子了。二儿剛才回来也說在天安門看見了些什么白旗子。他回来那么伤心的哭，您現在又說天安門看見了些什么白旗子了，你就这样的发气。我說你父子俩在外面招了邪了，想都是那白旗子惹的。”太太一面說，一面发笑。

老爷：“你們女人們真糊涂。你想——曹大人是我們部里的总长，章大人是我們的同乡，这些学生來糟蹋他，我能够不生气嗎？”

太太：“呵，这您当然是要生气的。然而您儿子却自哭了，他又

是一样心思。他哭他听学堂里人說他的国要亡了，他的家也要沒了，他就駭得哭了……大儿还在天安門，他回来不曉得又要发什么瘋哩。”

老爷：“呀，大儿——他也在天安門嗎？他拿了白旗子沒有？”他楞着眼看着他儿子，二儿見他老子发气，駭得不敢作声。

太太便接着問二儿：“大哥拿了旗子沒有？”

二儿，半天嘴里嘟噥了一句：“大哥拿了旗子。”

老爷听见二儿說，大儿也拿旗子，更加气极了，便从椅子上直跳起来：“这真了不得了……他也去拿着白旗胡鬧……跟着胡鬧。”又一迭連声的喊仆人，“高升……高升……你赶快，到天安門，把大少爷找回来。”高升进来了。

太太見他老爷，真是动了气，便也向高升，“你到天安門，看見大少爷，把他找回来。”高升答应着，便出去了。

过了一会，高升回来了，弯着个身子，“給老爷——太太回，我到天安門，只看見走路的人，来来往往，一个学生都沒有了，我找了好一会，也沒有找着大少爷，不知道他上那儿去了。”

老爷：“呀！他跑那里去了？那群学生散了吗？”

太太：“大約是散了，大儿——他一刻儿，准要回来的。”

他們正讲着，只見一个十五七岁的孩子——大儿——他欢天喜地，臉上笑嘻嘻的跑了进来。“好了！好了！他們把曹汝霖的屋子燒了！把卖国賊也打伤了！”

老爷看見大儿回来了眼都紅了就迎上去，厉着声音：“你这畜生，你也胡鬧了，——你說些什么？”举起手来，就照大儿臉上，摑

了一掌。

太太赶紧上前拦住，对他老爷：“孩子刚回来，您就照着打，您也听他把话讲清楚了啦。——我說你們父子，是在外面招了邪。小的回来，就那样伤心。……大的回来，又这样欢喜。……您回来，直这般生气。闹成了一团，叫我简直儿不明白，算什么一回事。想都是那些白旗子惹的，我不知道那白旗子，和你父子有什么相干。”

老爷：“曹大人是我們的总长，又是我的老师，我好不容易巴结上了他，才能到部里得了这个位置，現在好……我的儿子倒去拿着白旗子，上面写着卖国贼糟蹋他啦，……这还了得……还了得嗎？”

大儿这时候被他老子压住了，那团欢喜也不知抛到那里去了，只板着面孔，赌气回他老子：“我們学堂里先生，都說他是卖国贼，說他是日本人的狗，把我們中国卖給日本人，我們就要做日本人的奴隶——魚肉了。那些大学生，誰不痛罵他，我的同学都拿着白旗子，也不是我一个人去的哩！”

老爷：“狗屁……胡說……学堂里的人，都是些革命党。能听得他們的話嗎？我明天一定要上个条陈，請總統把这些学校一律解散，免得教坏了人家子弟。我們中国要不是曹大人章大人和日本人要好，能彀借得着款嗎？能彀和南方打战嗎？……南方乱党早已跑到北京来了。你还是这点儿鬼大，你也听他們的胡說，跟着去乱闹了。……明天不准到学堂里去，……从此以后不准上学堂，只在家里念书。”停着又說，“你剛才說燒了屋子，燒了誰的屋子啦？”大儿不回答他，他又逼着究問，太太也接着問：“你說……燒了誰的屋子呀？”

大儿：“燒了曹汝霖的屋子，那些大学生把章宗祥也打伤了，曹汝霖骇得跳墙，可也跌坏了。”

老爷臉上顏色都变了，豎着眉毛：“是真的嗎？你知道嗎？”

大儿：“怎么不真，我同我們的同学，跟着那些大学生，从天安門到东交民巷，从交民巷已轉到赵家樓——曹汝霖家里。他們就打进去了，我在后面听见他們說，把章宗祥打得要死了，曹汝霖也跌坏了。过了一刻我就看見火起来了，一些警察也来了，我才跑回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老爷：“噯喲……这不是反了嗎……这真了不得了……”回头就喊，“高升，你叫車夫把車快套上，我要出去打听打听。”太太：“怎么这般着慌！”

老爷：“你倒說得好，怎么这般着慌。——你想我向老曹門下，花去了多少錢了。現在他屋子燒了，人伤了，假使有个三长两短，部里的局面，又是要一变的，我从那里再弄宗錢来，重新把結个大老官呢！”

太太听得也急了，便說：“恐怕那班渾帳学生，還沒有散呢，你待一会儿再去，也不迟罷。”

老爷：“不打紧……不打紧……我去……远远的站着看看。”他說着，便出去了。

大儿看見他老子出去了，他又活動起来：“这桩事，誰都称快，欢喜得了不得。爸爸他却不然，——是种什么心思？他只那么讲！他不知道中国亡了，他的官也是做不成的。”

太太：“得了罢，他要在这儿听着了，可不剝掉你的皮喲。”

大儿对他娘：“我听见那些大学生演說，——都讲我們中國大多数的国民，皆是无知識的，那伙官僚，又皆是无心肝，无耻的，現在日本要强占我們的青島，我們这一班青年，有热忱有勇敢的学生，要不出来反对，誰也不問这回事的呵。……娘……你讲他們說的話，何等伤心，何等义气呵！”又从怀里取出一面小白旗子展开，向他娘，舞了一舞，“娘……你看这上面还写着杀卖国贼哩。”

太太看了白旗子只管摇头儿，二儿望着白旗子，却撅着張小嘴，一声儿不响。

选自《每周評論》第23期 1919.5.26.

劳动节歌^①

彭 汝

今日何日？
“五一”劳动节。
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
劳动最神圣，
社会革命时机熟，
希望兄弟与姊妹，
“劳动”两字永牢记。

选自《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① 这首诗是作者在1921年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写的。

田仔罵田公^①

彭湃

冬冬冬！

田仔^②罵田公^③：

田仔做到死，

田公吃白米。

田公唔^④知死，

田仔團結起。

團結起來干革命，

革命起來分田地。

你分田，我分地；

有田有地真欢喜，

免食番薯食白米。

冬冬冬！

田仔打田公。

① 据传这首诗是1921—1922年间，作者在广东海丰从事农民运动时写的。

② 田仔：佃户。

③ 田公：地主。

④ 嘴：不。